

## 涠洲揽胜

陈亚敏

### 滴水崖小景

滴水崖位于涠洲岛西面，因悬崖之上终年有水珠下滴而得名。

滴水崖由火山岩石堆叠而成，整个山崖厚厚的植被所覆盖，面对浩茫大海，峭然而壁立，最高处约三、四十米，沿海岸向东伸出一里多长。由于十多万年来潮涨潮落的冲刷，日月轮转的风化，昔日喷薄而出的火山岩浆已冷凝为横层累叠的陡峭山崖，犹如不经意地被雕被剥一般，形态各异，有直立的，有佝偻的，有平坦的，千姿百态，变幻无穷，你不得不惊叹鬼斧神工的造化之妙。虽然同处一地，沐浴着同一风雨，覆盖着同一植被，但真正往下滴水的只有一处，是一座高过十米左右酷像人面浮雕的峭崖。我以为，大概只有此处才配称“滴水崖”。这又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了。

走到滴水崖下面，仔细观察这座巨型浮雕，令人浮想联翩。那些从顶上往下垂直悬挂的藤蔓、参差杂乱的树木，就像头发一样披在浮雕上；而那人面，看起来既严肃又宽厚。我情不自禁的伸出双手，去接那正在往下串滴的水珠。水珠清澈晶莹，送至口中，一阵甘甜，沁人肺腑。我想，这恐怕是大自然对人的偏爱，只把甘露赐给这酷似人面的山崖吧。据说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年久旱不雨，整个涠洲岛井枯水断，土干物燥，唯有这峭崖还在滴水如表，全岛的人都到这里来接水饮用。这座滴水崖救了涠洲岛，有人还叫他“滴水观音”。

滴水崖不远处是沙滩。与沙滩相接的岩石，同前面高耸的山崖就不太一样了。虽然也都是群礁簇拥，但大都很平坦，丝毫也没有峥嵘感，而呈一种液体流动状，仿佛远古喷发的火山溶岩还在流淌。也有一些高屹于沙滩之上的岩礁。像是随意地乱堆放着，多数都是歪歪斜斜，一副摇摇欲坠、坠而不倒的样子。而海浪舔卷处，则是洁净无染的沙滩。我惊叹不已，这火山岛是如此的神奇，刚才还是屹立的溶岩，这会又马上就是平缓的沙滩了。像一支壮美的歌典，由激越高亢而一下子滑入细语缠绵。这会的沙滩上，停满了许多打渔的三角小艇，大概是滴水崖村的一个小渔民码头吧。

落日时分，这里的风景更是如诗如画。夕阳照在滴水崖上，给“滴水观音”镀上了一层紫红色，看起来更加高贵神秘。远望海天，一片桔红色的帆影绰绰，穿越如梭；沙滩上，渔民们或来或往，脚步轻快，笑语飞扬，连人带船都披上了金色的晚霞。我万分感慨：好一幅出海图啊！

### 情迷火山口

涠洲岛是个美丽富饶、充满神秘诱惑的小岛，也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岛。

一踏上涠洲岛，我便被这个岛屿美丽的景色和自然纯朴的风光迷住了。行走在岛上，有一种被融入了大自然的感受。那湛蓝的海湾、苍翠的弧形本岛，沿弧形海岸修建的白色

建筑物以及遍布全岛的郁郁葱葱的相思林，挺拔的木麻黄，岸边的杂树林，还在覆盖全岛的厚厚的花草植被，开着金黄色小花的仙人掌，满目翠色，满鼻花香，无不令人心旷神怡。

我们沿着上山的公路去游览火山口，沿途随处可见火山熔岩发喷发的痕迹。那些已经凝固的一层叠一层的岩浆，栩栩如生，好像还在流动，仿佛要把人带回到那场十三万年前爆发的火山之中，让人感受到脚下的岩浆正在翻滚，听到来自大海心脏的呐喊。

火山口位于本岛西南端的鳄鱼山下，紧贴着海面。由岩浆生成的参差叠叠，颜色很暗，非常坚硬，像熄灭的炭火堆，又像炼钢厂刚刚冷凝的废炉渣，更为令人惊奇的是，在悬崖的中间，还见到一颗颗黑色的火山弹。可以想象，当初这些家伙从海底呼啸而出，遍体通红透亮，跃然于海天之间，大概是落后了，赶到火山喷发的尾声，冲至半途就尘落在这里了。

我站在火山口的岩石上，看海浪一下一下地扑打岩石，遥想远古的那场火山爆发，是何等的壮观！何等的剧烈！何等的惊心动魄！肯定是山呼海啸，天崩一裂。那海水被岩浆烧滚，烈焰被海水浇灭，熔岩和大海殊死搏斗，水与火誓不相容，经历脱胎换骨的痛苦，岩浆才彻底挣脱海底地层的禁锢，冲将出来，向往辽阔蔚蓝的天宇，获得新生，在茫茫大海中崛起成涠洲的一岛，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我想象，相距不远的斜阳岛，也应该是火山喷射到最高潮时，将岩浆喷到几海里之外，落地生根而成。

从火山口至山顶，有石阶三百余级。半山腰有一供游人歇息的凉亭，不知是何人所建。我站在凉亭的侧旁。一任海风徐徐吹来，放眼望去，对面年轻的涠洲镇尽收眼底，那些风格各异的建筑物，耸立在像怀抱一样的岛上，白色的墙群和蓝色的玻璃，在阳光和海水的衬托下，十分和谐。涠洲湾的水面湛蓝而辽阔，煞是好看，那是由日本商人投资兴建的珍珠养殖场。码头那边，停泊着往返于北海与涠洲之间的游轮，不时有几艘快速驶过的渔船，在平静的水面上划出欢快的浪花。

以涠洲本岛作为背景，海面作主题，浮球、渔船和浪花作点缀，这不是一幅画中极品吗？是的，这就是一幅山水画，那样亮丽，那样令人陶醉。

### 石螺口拾夕

石螺口座落在涠洲岛北面，据说它因形状像石螺而得名。

我是头一次到石螺口。大约傍晚六点，岛上司机告诉我们，今天没有风浪，正是看大海落日的最好时间，要带我们去一个欣赏日落美景的最佳位置。

到达石螺口，已是夕阳西下，只见海面上开阔而平缓，西头有一座山崖伸出海面，临海是峭壁，所有的景物都笼罩着一层柔和如锦缎般的日光。这大概就是石螺山吧！可我东瞧瞧、西望望，也未能看出这山如何像个螺来。

夕阳西沉，光线已由淡淡的桔红色，逐渐变为深红，紫红，而又暗红。有人用夕阳熔金来描绘大海落日，真是一点也不夸张，海滩上的渔民和他们的船，全都融在一片泛着金光的夕阳中。来不及螺不螺的了，我赶快拿出相机，拍摄落日风光。

我拍摄了一些逆光照。有远处正启航夜耕的渔船在落日余辉中的剪影，只见海天一色，渔帆点点。若不是渔船与落日的距离正在逐渐变化，我还真怀疑这不是在大海边，而是在欣赏一幅风景画；有近处岸边的渔船和忙碌的渔民身影。我不断调整位置，让落日的光束射在抬筐扛网的人们身上。镜头中，只见远方的涟漪，也一闪一闪地泛着金光。我非常兴奋，也非常紧张，这是我拍摄过的最灿烂、最亮丽、最真实的大海落日风光，生怕一呼吸、一抖手，就破坏了这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般的镜头。我忙不迭地、小心翼翼地拍摄，直到不能再利用自然光线为止。那轮红日，已深入海底，我不得不收起相机，还深感意犹未尽。

带着几分惬意，带着几分思恋，才想起还未观看沙滩。

沙滩从西头山崖向东展开，有几里长吧。滩头泊着很多打鱼的三角小艇，三三两两的渔民正在不紧不慢收拾渔具，准备出海。看他们神态自若，悠然自得，不像是大海漂泊，一夜的劳作，倒像是闲庭信步，涉海如入市。在晚风轻拂中，落日的余晖、尖尖的三角艇和上下忙碌的渔民，像变化着的剪纸，一瞬一变的点缀着这海湾和沙滩，使得这里如诗如画的风景有了一种鲜活的动感，有了一种动态的美。